

长篇纪实散文

舅舅的半世纪

曹凌云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篇纪实散文

舅舅的半世纪

曹凌云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曹凌云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舅舅的半世纪 / 曹凌云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13-4504-6

I. ①舅… II. ①曹… III. ①叙事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2134号

舅舅的半世纪

责任编辑 寿天舒

责任校对 陈 杰

装帧设计 筱 筱

幅面尺寸 160mm×240mm

字 数 287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504-6

定价:39.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4-4871130



作者近照

不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

——苏格拉底

目录

001	第一章	填垸
006	第二章	戏鬼
014	第三章	篱下
019	第四章	公费
025	第五章	牛劲
031	第六章	牛犟
037	第七章	保密
045	第八章	路条
053	第九章	乡里
059	第十章	有鬼
066	第十一章	手镯
072	第十二章	插旗
080	第十三章	走火
086	第十四章	退社
094	第十五章	关系
106	第十六章	唱歌
117	第十七章	枪口
123	第十八章	下棋
129	第十九章	惯偷
134	第二十章	砌炉

143	第二十一章	灵魂
151	第二十二章	基坑
159	第二十三章	大水
168	第二十四章	作风
175	第二十五章	炸药
180	第二十六章	饿鬼
187	第二十七章	告状
193	第二十八章	恶虫
200	第二十九章	赶路
205	第三十章	调查
211	第三十一章	材料
216	第三十二章	云山
224	第三十三章	夺权
230	第三十四章	渔夫
236	第三十五章	树桩
243	第三十六章	动容
251	第三十七章	梦境
260	第三十八章	联系
270	第三十九章	赴任
276	第四十章	玉龙

第一章 填埕

高云波（化名）与我舅舅的半世纪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我在写我舅舅的半世纪时却想起了他。高云波是我初中的同学，他读高中时与同班同学季丽丽（化名）谈起恋爱了，据说还很黏糊，惊动了校长。校长找他们俩谈话：“学校里不准早恋，你们知道吗？这样下去我会开除你们的。”他们从校长室出来，各自跑到寝室里背起被子，一起寻到学校后面屿山儿上的一块坟地里安家了。

他们就这样在屿山儿上的坟地里过了一个星期，放寒假了，他们各自回了家。正月初三，高云波提着一包田鱼干和一袋自己从后山挖来的冬笋，从老家下岭根步行四埔路来到了填埕，问到了季丽丽的家。季丽丽正巧不在家，接待高云波的是季丽丽的父亲。季丽丽的父亲站在自家的道坦里粗声粗气地问：“你是谁呀？”高云波颤颤巍巍地答：“我是季丽丽的同学高云波。”“你是下岭根人吗？”季丽丽的父亲问，显然不是很友好，并且可能知道了他与自己女儿的事情。“是的。”高云波的声音更颤巍了。季丽丽父亲的声音更响了：“你今天来干什么？”高云波厚着脸皮，蚊子似的说：“我今天来求婚的。”季丽丽父亲忽地转过身去，快步回到家里，从门后拿来一条扁担就冲出来，抡起扁担刀（扁担的两侧叫扁担刀）向高云波劈过来。高云波也似有准备，扔掉田鱼干和冬笋拔腿就逃。季丽丽的父亲穷追过去，气呼呼地高喊：“你这个山头人，你这个山头人。”毕竟两人年龄差异较大，季丽丽的父亲怎么能跑得过高云波呢？高云波已经逃到填埕疋步的那头了，季丽丽的父亲还在疋步这头“你这个山头人，你这个山头人”气喘吁吁地叫。

后来，据季丽丽说，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并不是因为他们早恋，是因为高云波是下岭根人，父亲认为下岭根太“山底”，高云波是个“山头人”，不愿女儿嫁到“山底”与“山头人”过日子。

其实，填垌并非“城底”，连县城也不是，甚至连乡镇也不是。它是温州市永嘉县东皋乡的一个村落，只不过这个村是个大村，生活着六百多户人家，它靠近乡镇，交通就相对便捷些。

其实，填垌背靠的面对的都是高峻的大山，是雁荡山脉的两列西延山岭，中间夹着一条门前溪。填垌村依山而建，远看那房子一排排一层层错落落落，村后的山地一丘填一丘，填垌的村名因此而来。有秀才描写填垌的山水风光是：山环若翠屏，水绕似玉带。

背靠的填垌山上有一条叫“步步峻”的山岭，像一条断断续续的白色链条从岭脚直伸白云深处，人往上走，像壁虎爬墙。在岭头，古时辟有约三千平方米的练兵场，并建有一座五间的路廊，供行人躲避风雨、纳凉、喝水。练兵场的历史众说纷纭，有说是建于春秋战国时，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大败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建。有说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王发兵攻东瓯时所建。待考。但世世代代的村民说，只要保住岭头就能保住岭里填垌等地的平安。人们从岭脚爬到岭头，因岭峻无不汗出牙热，在岭头被凉风一吹，却要穿回衣服。

填垌村前的门前溪是楠溪江的上游，水清澈而湍急，日夜奔腾，咆哮向西；村尾方向有一个大水潭，泛着神秘的幽幽的绿光，翻腾的江水，一到这里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旋涡的中心又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洞里总是咕咕噜噜地响，合抱粗的大树，不慎落水的人、畜等，常被黑洞无情地吞没。胆小的人，一走到这潭边，被扑面而来的飕飕冷风和飞溅的水沫吓得全身发抖，腿肚抽筋。村人说这水潭每年要淹死一个人，除了涉水不慎外，还有被生活所逼的，遇到艰难事解不开的。为了镇邪，村民在村头村尾修了三座神庙，村头是座二进二廊十六间的娘娘庙，村尾呢，在两处险要的悬崖上修了两座各五间的神庙，神像面目凶恶，让人望而生畏。三座神庙一年四季香火不绝，求神拜佛的人祈求神灵保佑人口平安、五谷

丰登。可是，村民尽管虔诚跪求，水潭照样淹死人，村民无奈地说：这是天意，有些人命不好，生来就是短命。

过了填垸钉步，却是一片上百亩的沙地，是全村唯一的平川，这块宝地，可种甘蔗、小麦、玉米、大豆、番薯、花生和各类菜蔬。村前村后的山上，还有一些山地，面积虽不大，但有几抔土，就可种上几蓬瓜，栽上几棵苗。山上还有赚钱的东西：拔龙须，编席子；摘箬叶，包粽子；砍毛竹，扎畚箕；种柿树，晒柿饼。村民舍不得自己享用，挑到乡里的集市上换些钱来，但钱来得细。有了这些山园田地，让填垸六百户人家基本上饿不上肚子。填垸的村民终日劳累，男人们的肩上有拳头大小的肉疙瘩，而女人的手，长趼如刺。季丽丽的父亲看不上高云波，也有他的道理，填垸毕竟不是穷山恶水的地方，姑娘一般也不喜欢嫁到远地，特别不愿嫁到那些更加山坳的地方，村里除了少许人外出当官做干部外（改革开放后，很多村民外出做生意，这是后话），基本上村民在这里还是安居乐业的，生生不息。

我舅舅周福梯（真名）就是填垸人，他算“少许”中的那一类。舅舅小时候受到他爷爷的影响或教育，可以说是个乖巧的孩子，大了点就外出读书了，后来长期在外面当干部。他的爷爷当过清朝的巡官，清光绪年间，一批热心人士举起“维新”旗子，领导戊戌变法运动，鉴于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清政府发布了“仿行宪政”。光绪三十二年撤销沿隋唐制设的六部，改设十一部，宣布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设民政部，这是我国最早的中央政府的民政机构。舅舅的爷爷在民政机构谋事，却看不惯官场的腐败，辞官回到填垸，做起了农民，靠农业收入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爷爷待人温和、豪爽，尤其是对儿孙辈。因舅舅是长房长孙，爷爷对他宠爱有加，只要他在爷爷面前，爷爷总是又讲又笑，还要弄点好东西给他吃。

屋后有一株杏梅树，正是长果子的树龄，每到初夏，爷爷就开始看管，果子未成熟谁也不许动一下。隔壁的叔叔、婶婶们眼巴巴看见果子将熟想吃却不敢摘，要舅舅去摘。舅舅说：“不去，爷爷知道了要挨打。”他们就怂恿：“不用怕，打你有我们呢。”舅舅是五六岁的孩子，看看爷爷去

垻里劳作了，被他们央求不过，就脱了布鞋，在手心里吐了唾沫爬上杏梅树，摘了几个，大家分吃了。过了一会儿，爷爷回来了，一看杏梅树上几个将成熟的梅儿不见了，就问是谁偷的。大家害怕，没有一个敢答应，有一位大人打手势叫舅舅快走。舅舅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他想：我一走大家一定要挨骂。舅舅战战兢兢地上前说：“爷爷，梅儿是我摘的，我去买几个还你。”说着脸就红了。爷爷见他吓成这样子，摸着他的头说：“我不是舍不得梅儿给你们吃，果子未成熟酸酸的不能吃，成熟了就有味道了，以后不要再上去摘，跌坏了怎么办？你这次上去摘梅儿，一定是大家叫你上去的，以后做事要想一想，不要听别人教唆。今天你敢于承认自己的行为，就比他们强，你是脑子好使的孩子，心也不特别野，就要一心想着好好读书，以后会有出息的。”

舅舅的母亲（我的外婆）也赶过来了，她本来因为舅舅的聪明伶俐而在妯娌间很有脸面，想不到儿子今天却做出了这等事情，羞愧得很。而爷爷的一席话说得大人们都不好意思起来。舅舅已经是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就差掉下来，他低着头瞄瞄母亲，又睃睃唆使他的叔叔、婶婶们，带着哭腔对爷爷说：“爷爷，我知道了。”话音未落，舅舅就跑到母亲身边，倒在她怀里大声哭了。母亲眼里闪着泪花对儿子说：“爷爷批你不要伤心，夸你也不要骄傲，以后要学好，长大了为爷爷争气。”舅舅咬着指头，“嗯嗯”地点点头。舅舅的爷爷就是这样用最传统的教育方法教育着儿孙辈，效果却立竿见影。从此以后，舅舅再也不去摘梅儿了，但爷爷也不忘诺言，每次梅儿成熟摘下总留几个给舅舅尝尝；直到有一年梅树因蛀虫轰然倒了，又过一年舅舅的爷爷得病也亡故了。

舅舅的爷爷在填垻无疑算个能人，居住在填垻的大屋里，但因家里吃口多，总是极显拮据。1933年端午前三天，舅舅就降生在这座大屋右轩的正间中。大屋正屋九间，左右横轩各三间，后边有游廊、灰寮、猪牛栏、茅坑等附属房，还有一个同时晒十条篾簾的道坦，高高的围墙，高高的门台，大门一关，只让鸟儿飞进来。舅舅记得爷爷说过：“曾祖父两个儿子，分家时右轩分给我们，祖父生有四个儿子，有限的财产四人一分就很少

了。我又生子女五人，原本少得可怜的财产供养一家七口实在困难。”爷爷的三个兄弟，虽然并不比爷爷勤劳会赚钱，但吃口少，就有余粮余钱，还出借，日子过得舒心。大屋里就产生了穷富差距，也产生了话头口角，产生了矛盾。左轩人常讲右轩人做事不会打算，肚大会吃饭。右轩人也不服气，说左轩人为人不仁，靠发高利贷、剥削落魄人富起来没什么稀奇。双方有气，积怨渐深，虽未发生正面冲突，却不知何时会爆发。

第二章 戏鬼

我从父母身边脱离开来建立了小家庭时，征求了父母的意见，带走了他俩珍藏的一沓老照片。老照片在我心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父母当初要分家，我可以不要任何财产，我可以不带走那三间三层小楼房里其他的任何东西，却舍不得不带走这些老照片。老照片就像金矿石，蕴含着岁月的美丽和遗忘的故事。只是在这沓照片中，有我外公的各类形象，却没有发现外婆的影子。生命的年轮不可逆转，我出生时，外婆已离世十多年。但我母亲对我外婆的记忆还是清晰的。母亲跟我说，外婆身材高挑硬朗，面容柔润白皙，性格豪爽，声音洪亮，走路干活紧手紧脚。她终年裹着小脚，年纪轻轻就把头发挽了个髻，盘在脑后，常常身穿对襟布衣。这样说来，是个壮年妇人的形象。

外公与我有一段亲密的交往。外公身体颇长，体格健壮，脸长而清瘦，光头，衣着清爽，可做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好几个寒暑假，我都跑去与外公过上几天。外公手不离烟袋锅，衣兜里总装着一个扁扁的小铁盒，盒里装着的是自己刨晒的烟丝和火柴。我拿来外公的烟袋锅，按上一小撮烟丝，递给外公，外公点燃后就“滴吧滴吧”地吸起来。外公一有空，就捏出一小撮烟丝来吸，春夏秋冬，烟雾不断，夹烟袋锅的中指、食指和大拇指，都熏成了焦黄色。外公身上虽然有呛人的烟味，我却喜欢亲近他。他能言善道，故事讲得吸引人，他最拿手的故事是《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杨金花夺帅印》等，一本本戏文讲得有声有色，讲到顺心处，哈哈大笑，说到穷苦处，泪眼婆娑。外公还大方，我每次去见他，他总会给我买些纸笔橡皮擦什么的，或者塞给我几毛钱。外公还喜欢带我去看戏，这

一般都在寒假，腊月里，晚上家家烧好吃的，那宗祠里的戏台便开戏了。宗祠不大，看戏的人却多，挤满了天井和走廊。我挤在人群中，就是踮起脚尖也只能看到一排排看戏人的后背，外公就驮我于背上，我就鹤立鸡群目空一切起来。戏自然是老戏，穿红穿绿，走上走落。我一边看戏，一边瞌睡。有东西吃，我就清醒了，外公给我买甘蔗、炒米糖、糕干吃，我最喜欢吃的是馄饨，但贵呢。吃完后就又会瞌睡起来，迷迷糊糊中又看到满天星斗，遍地乌黑，只听见脚步声和叽叽咕咕的议论声，说哪个角儿演得好，哪个角儿欠唱功。原来戏散了，外公背着我回家。

如果让时间逆转的话，逆转个几十年，外公带去看戏的就是舅舅了。开始的时候，舅舅要求外公带他去看戏，外公不同意，担心夜间路不好走，或舅舅像我一样的熬夜挺不住睡着要他背回来。但外公挡不住舅舅的再三恳求，同意了。舅舅头几次看戏确是看到一半就睡着了，看了几次后，就看出门路来，并在外公的指点下，慢慢看懂戏了。戏散后有人考舅舅：“福梯，你看什么戏了？”舅舅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舅舅还总结出做戏的套路，如打什么锣会做什么戏。有的戏他重复看了几次，做戏的台上唱，舅舅在台下也能跟着哼几句。当时，温州抗战事起，却先后三次沦陷，城底被日本侵占，戏班只好由城底躲到农村演出谋生，村里供给伙食，没有戏金，戏班也乐意做。有次，温州的一个戏班在填埕做了一出又一出，足足做了半年的戏，舅舅几乎场场到。舅舅站在大人们身边，听他们对戏说三道四，戏唱得好不好，动作正点不正点。听久了，舅舅有时也插上几句，大人们有的白他几眼，有的也说他讲得对。台上刀光剑影，悲欢离合，小生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穷书生受苦受难，考取功名，衣锦还乡。随着剧情跌宕起伏，舅舅的心就跟着台上转，台上小姐悲苦或小生落榜，舅舅就哀伤万分，台上小丑嬉笑或母子团聚，舅舅的心里也美滋滋一番。

楠溪江畔的地方戏种类多，声腔也庞杂，有高腔、乱弹、昆曲，以及京剧、越剧。那时，“祥云班”的高腔表演得最好，戏也多，什么《报恩亭》《紫阳观》，很被叫好。乱弹（现在多称“瓯剧”）就更被人喜欢，表演

质朴，风格粗犷，女性旦角最有看头。京剧班都来自瑞安和平阳等地；越剧班好像来得更远，绍兴那边，像温州名角王凤鸣、黄凤英、应镇香等，是后来的事。

舅舅还入迷昆曲，那时昆曲远不是主流戏，被乱弹、京剧压倒，似有似无。但个别戏班为了戏种的延续，一有机会还要登台。昆曲里的“温州腔”最有特色。舅舅发现许多戏曲腔调，角儿在念白时正生正旦说韵白，丑角彩旦说方言，而昆剧似乎在遵守不遵守之间，他们的韵白是“温州白”、“楠溪白”，用了温州话甚至楠溪腔的元素。他们还会演“彩头戏”，演员造型奇特，舞台机关布景热闹炫目，看得刺激而过瘾。昆剧的后台也丰富，一般有乐师六个，一人司鼓，拍板或抱月；一人司笛，兼着唢呐；一人司二胡，兼着副吹；一人司小锣，兼着检场；一人司大锣，有空干点其他活；一人专司三弦。位置一般正吹坐前面，后面依次是大锣、小锣、鼓板、三弦、副吹。有次看戏，舅舅看到正吹没有坐到前面来，很不舒服，憋闷了一天。有次看戏，舅舅听得打鼓板的不知怎么少打了一下，忍不住对我外公说：“大（即爸爸），是不是鼓板少打了一下？”外公说：“对，是少打一拍。”父子俩即前去交涉，吓得掌班的先生连连道歉，赔不是，答应罚戏一夜了事。外公事后问舅舅：“你怎能听出少打一拍？”舅舅说：“听这段戏文听了多次，唱到这里，鼓板是敲一下停一下，再敲一下，我听他敲一下，停了两下，再敲一下，就知道他少敲一下。”外公听了后很高兴，脸上的皱纹少有地舒展，却嗔怪说：“你读书也这么用心就好了。”舅舅那时上学还没几年，便暗咬嘴唇下了决心：我读书也要这样用心给你看。

罚戏一夜，在填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舅舅一下子被大人们抬举了。角儿的好坏，故事的优劣，舅舅的评价很权威。“福梯说得对，福梯说得对”，附和的人很多。私下里有人却说：福梯是个“鬼灵堂”。于是给了舅舅一个“戏鬼”的绰号。

舅舅喜欢看戏，也喜欢听唱词（即唱鼓词），唱词别有一番情调，一般

在祠堂或庙宇里唱，偶尔也在大户人家唱。唱词的表演方式一般是一人演唱，称单挡，演唱时，唱词先生端坐着的前方摆放着唱词台，台上摆着牛筋琴，桌脚上系一抱月，右边放扁鼓。唱词先生大多是瞎子，戴着墨镜，看不清双眼，倒也好看。先生唱时左手执拍，右手持鼓签，敲奏琴、鼓、锣和抱月，先生时唱时表，生、旦、净、末、丑，抑、扬、顿、挫、和，口上功夫了得，表情夸张丰富，加上琴声悦耳，鼓板咚咚，一个人就是一台戏，酣畅淋漓，惟妙惟肖，很吊听众胃口。唱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少不了东征西伐，打打杀杀，花园相会，卿卿我我，曲折离奇，委婉动听，有形有声，喜怒哀乐，如痴如醉。

《十二红》，梅圣忠密谋弑君，机关暴露，逃到潼台，同张飞霓合兵造反。《十五贯》，娄阿鼠进入屋里见尤葫芦睡在床上，十五贯铜钱放在枕头边，见钱眼开，在偷拿时惊醒了尤葫芦，两人便扭打在一起，娄阿鼠杀死了尤葫芦。娄阿鼠在拿钱逃离中，慌乱地掉了半贯钱。《乾坤印》，奸臣陈国良谋天夺国，先把三国舅陈标派到边关镇守，再设法让自己的大儿子陈龙当上十三省巡按。怪、史、侠、情、案，各类本子任人选，唱词先生常常连唱七天七夜。每每散场回家时，听唱词的人就在路上互相打趣道：唱的人癫，听的人傻，全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却把自己的眼睛哭肿了。

戏里词里的苦，走出来就很美，而生活里的苦却是实实在在的难受。这一年，大屋里终于天翻地覆了。原因起在舅舅的二叔要结婚，没有房子怎么办？大家把眼光盯在了我外公身上，外公已经是成家立业的人，有能力到外面生活。我外婆自然是不同意，那一段时间，大屋里总是吵闹不休。

外公少时读过几年私塾，毕竟是通情达理的人，觉得这样吵下去不是出路，好活赖活，都要另找地方安家。外公分得家里二升米、二分半水田和四分山地，加上外婆几件嫁妆，就带着一家四口人搬到村里一个叫三房路外的祠堂里居住。

祠堂里放着一堆堆稻草和白的、黑的、红的棺材，白天还好，可一到晚上，阴森森的、黑洞洞的祠堂十分吓人。舅舅的木板床上面并排放着三口棺材，床边的神橱里密密麻麻放着死人的牌位，牌位有木头做的也有纸

糊的，上面写着“某某公灵位”字样。几十代下来，死人的牌位多得很，无法数清。祠堂里祭拜的人出来进去，香火、烛光、念经、哭声，从早晨闹到晚上。

一到天黑，舅舅就害怕，怕祠堂里面真有鬼怪出来，香火烛火的亮光，好像是鬼提着灯来来去去，念经声哭泣声，像是鬼与鬼在说话或是冤死鬼在哭诉。舅舅常常怕得彻夜钻在被里面，蒙着头睡觉，有时还抖成一团。外公见了，叹气道：“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胆小，办不了大事。”外公当过兵，学过医药，是个无神论者，就对舅舅讲人死如灯灭的道理，世上没有鬼怪。一段时间下来，舅舅想想也是啊，一个连子虚乌有的鬼怪都怕的人，将来怎样能出去闯天下？况且，这么长时间住下来，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不是都好好的吗？舅舅有次当着大人的面，装着什么也不怕，伸手到棺材背上摸摸，其实心里还是毛毛的。一次摸了无事，几次下来也不怕棺材了。小伙伴来玩，舅舅带他们捉迷藏，经常躲在棺材之间的空隙里，有胆子大的孩子还藏到棺材里面去，小伙伴们找来找去，好生快活。

祠堂大门外是一条光亮闪闪的鹅卵石铺成的大路，通往岭里岭外，路边有一条一丈多高的鹅卵石砌成的墙，精致，牢固。鹅卵石就地取材，来自楠溪江，工匠们挑来鸡蛋大小的，去铺路，挑来脸盆大小的，一层一层地砌成墙。这墙共有九层，据老人们讲，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五百年里未塌过一块石头。村民叫这墙为“风水埚”，也有叫作“九皮墙”的。

楠溪人称埚内的沙地为“幽”，埚外的滩林为“溪滩”，幽里大多种些庄稼，也有林木杂草；溪滩里白白的卵石亮得耀眼，高大的松树和杨柳，更多的是苍蝇树（即枫杨树，因果实长得像苍蝇，小孩子都这么叫），撑起一片遮天盖地的树荫。三百多里的楠溪江，曲折回荡、收放自如、宛转而来、永不休止。儿时不知忧愁的舅舅，爬树捉鸟、捕蝉，下水摸田螺、鱼虾，不弄得自己筋疲力尽不回家。外公练就一身玩水捉鱼的本领，舅舅也是。

一次，外公借来渔网、鱼篓，带着舅舅去拆岩堆。他们来到一处水流